

张大力：30年，从现实到极端现实 | 绝对艺术

2015-09-07 绝对艺术

权威/Authority 公正/Justice 有态度/Attitude

张大力是中国第一位涂鸦艺术家，也是第一位废墟艺术家。侧面头像是他著名的艺术符号。（该内容为文章节选，欲知详情，敬请期待《绝对艺术》创刊号！）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Dividing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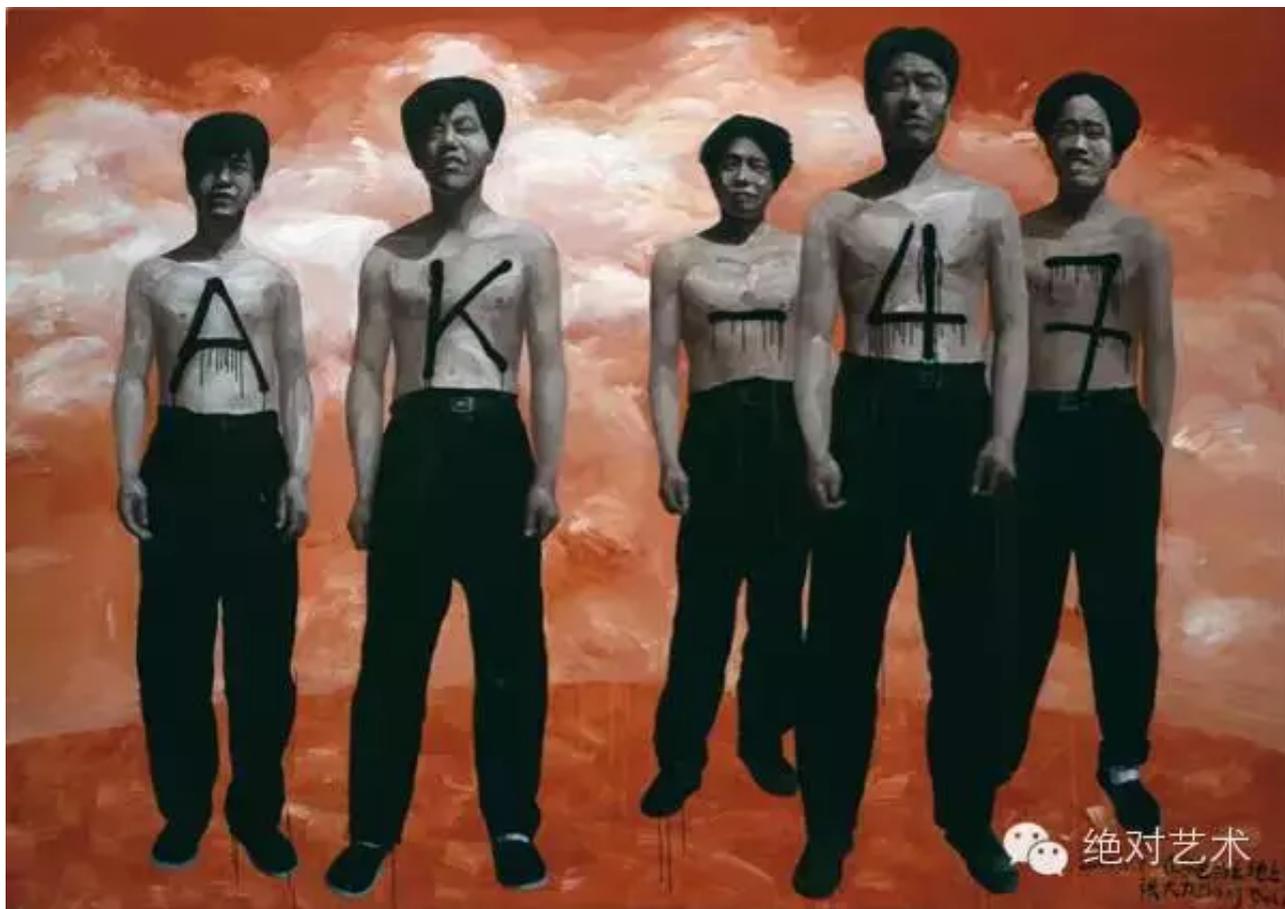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 艺术家张大力

张大力是中国第一位涂鸦艺术家，也是第一位废墟艺术家。侧面头像是他著名的艺术符号。2015年，他将在国内外举办16个展览，美国、德国、阿根廷、新加坡、波兰、香港、北京、武汉、成都、广州.....其中，2015年9月18日，他将在武汉合美术馆举办《从现实到极端现实——张大力之路》大型展览，这是他从艺三十年以来首次举办文献回顾展，因此，2015年堪称是“张大力年”。

Dialogue 绝对艺术对话张大力



▲ 《在红色的土地上》 200X300cm ,2007.11.9

绝对艺术：您一直作为一个极度关注现实的艺术家的身份，从AK-47到18K至今，一直是在用作品与社会对话，您认为艺术家，特别是当代艺术家和身处的现实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艺术可以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力量吗？

张大力：我的作品都没有离开两个东西，我个人的生活和我生活的现实环境。当时北京的环境变化很大，主要关心环境。当时我做涂鸦的时候，有一个街道突然就没了，变成一个很暴力的现象，所以我在墙上写AK47，想表达这种暴力的感觉。AK47这种武器不仅代表一种武器，更代表一种暴力思想。后来，我把AK47抽出来，把它画成一个人脸，也有这个含义。后来，我凿成洞以后这个作品做完了，所有的意思都已经说完了。

之后我将焦点放在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群体——位于社会底层的民工。他们放弃土地，从农村到城市里来寻找美好生活，他有梦想，变成一个城市的人，但是没有户口、没有资本、没有各种社会关系，就会陷入一种困境。虽然梦想很伟大，但是很无奈、很无力，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 and 现实，我就开始表现这些人，最早做了《肉皮冻民工》。接着又做了全身翻模的《100个人》、《种族》把现实完整地记录下来这样一件作品。这个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现代人做的，它是为了后来三十年，四十年以后的中国人看的这个作品，是一个为历史做的一件作品。



▲ 艺术家张大力

绝对艺术：您这30年的艺术创作历程,经历了很多艰辛和挣扎,也获得了许多认可,面对今天汹涌的物质世界,您一直坚持的关注民生的立场会随着时间的不同有哪些变化?

张大力：我现在有点儿唯心了，当唯物做到极致以后必然就有点儿唯心了。当一个赤裸裸的尸体展示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已经无力解读它了。一个艺术家终身追求一个东西像一个梦似的，所以我后来的作品开始有唯心的倾向，只有唯心才能满足我，才能让我有梦想，因为真正的唯物已经到头了。我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在我这儿已经无力解决了。所以我开始关心人想什么，因为人想什么，思考什么更重要。《蓝晒》只不过是唯心的开始，《广场》也算是一个。具体这个东西最后真正完成，可能我要花十年时间会有一件作品出现，有的时候艺术就是这样，你追求A的时候可能出现了B和C。小说也是一样，写一个主要人物的时候慢慢他自己活了，他会自己走。最后他的结果，这个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能把握得住。



▲ 《对话与拆 199968A》 100X150cm 1999年

绝对艺术：您曾经在其他访谈里谈到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这个问题,我想您能不能再次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是否有了新的思考?

张大力：我后来的一些研究，一些思考，可以说是对控制论的一种思考。今天的思考更抽象、更思想化。我没有完全把我想说的话和我的思考真正呈现在观众面前。我也在慢慢找一种很适合的形式，当有了这种形式的时候我就不用说那么多废话了，因为解释作品是最劳而无功的一件事，有的时候作品放在你面前很简单，一看就懂，不需要那么多解释。让作品去说话，这个过程对每个艺术家都是一种煎熬和考验。





绝对艺术

▲艺术家张大力

绝对艺术：您以往的作品大多是以人体作为主要表现形式,而且多是采用直接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翻制,这些创作方式都是出于什么考虑?这其中有什么需要突破的技术性问题吗?

张大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什么叫雕塑？雕塑难道就是给一个人塑像吗？这个概念太死板，我想打破这个概念。把一个东西翻成立体的是不是一个雕塑呢？从1999年我就采用了这个手段。我觉得用直接翻制的办法更简单，更深刻。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非常简单的，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打动人。所以，我干脆就直接翻制了，先翻制这些人头，然后翻制人体，不是真正的用手工创作的一种雕塑，而是用这种手段记录了一个时代人的一个状态，可能叫新雕塑方法。





▲ 《我们》人体标本 人体等大 2009年

绝对艺术：这次与武汉合美术馆的回顾展是不是依然还是把焦点放在“城市与民生”这个大主题上？

张大力：武汉合美术馆的馆长黄立平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情怀的知识分子,他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也是我的收藏家,他从第一次来参观我的工作室,就非常喜欢我的作品,主动邀请我在合美术馆举办从艺30年来第一个关于我的艺术之路的文献展,这次展出的作品从我14岁创作的绘画到52岁之间长达30多年的所有重要作品,是一个回顾展,也是一个文献展。





▲ 艺术家张大力

绝对艺术：当代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现在最先锋的思想，你是怎么样保持你的先锋性的？

张大力：这问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艺术家如果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持续地创作，不停地产生作品，这个动力从哪儿来，灵感从哪儿来？艺术创作绝对是一个理性的创作，艺术家一般保持自己发动机每天运转，就要牵扯到一个思想的问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观和世界观就没有办法继续创作。我认为艺术创作有三板斧，第一个是年轻的时候靠着自己的热血、靠着冲动；第二个随着时间作品要沉淀下去；第三个上面，很多艺术家就消失了。你创作不了了，开始随大流，哪个卖得好就画哪个。做艺术家思想要特别锋利，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必须懂得“道”，没有“道”，“器”对你来说就选择不好。所以当我采取批判现实主义以后，我的创作非常容易，我可以每天创作新作品，这些新作品就在你的旁边，每天大家熟视无睹的或者是轻松放弃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好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放在美术馆里，放在画廊里，让别人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让你产生思考。





▲ 《车夫》，纯棉布蓝晒, 260X360cm , 2011.8.16

绝对艺术：您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创作上还有什么新的突破？

张大力：我的每个计划都有五年左右，做《蓝晒》也差不多五年了，这五年不光解决精神问题，我要研究一个技术，研究技术问题要花三四年的时间，当技术完成发现并没有表达出你想象的东西，马上要转移目标实验第二种技术和第二种表现形式，又需要好几年。一件真正的好作品出现确实需要五到八年的时间才能把想法表达出来。《我们》这个作品算是我前面所有思考的一个节点，一个终结。从《我们》以后我更关心人的思想，更想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

城市的人，但是没有户口、没有资本、没有各种社会关系，就会陷入一种困境。虽然梦想很伟大，但是很无奈、很无力，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 and 现实，我就开始表现这些人，最早做了《肉皮冻民工》。接着又做了全身翻模的《100个人》、《种族》把现实完整地记录下来这样一件作品。这个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现代人做的，它是为了后来三十年，四十年以后的中国人看的这个作品，是一个为历史做的一件作品。





▲ 艺术家张大力

绝对艺术：您怎样看待艺术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张大力:创作的时候确实是有规则，但是这个规则是一个思想上的主线。这个世界可能有一亿种思想，我们怎么去利用我们活着的这段时间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一个人一生三万六千五百天，这是满打满算，活一百岁，你在三万六千五百天，起码应该拿出一万五千天，因为前边有一部分都在睡觉，所以每个人都很平等，不管富穷，最后都会死。在这三万六千五百天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能够迅速地表达我们的思想主线？还有我们生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感情强烈，有的人含蓄，所以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条件找到创作方法。从一开始的理想到后来的艺术创作，我认为思想主线要一以贯之。如果能贯穿到七八十岁，他的作品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品，因为他的思想脉络很清楚，别人也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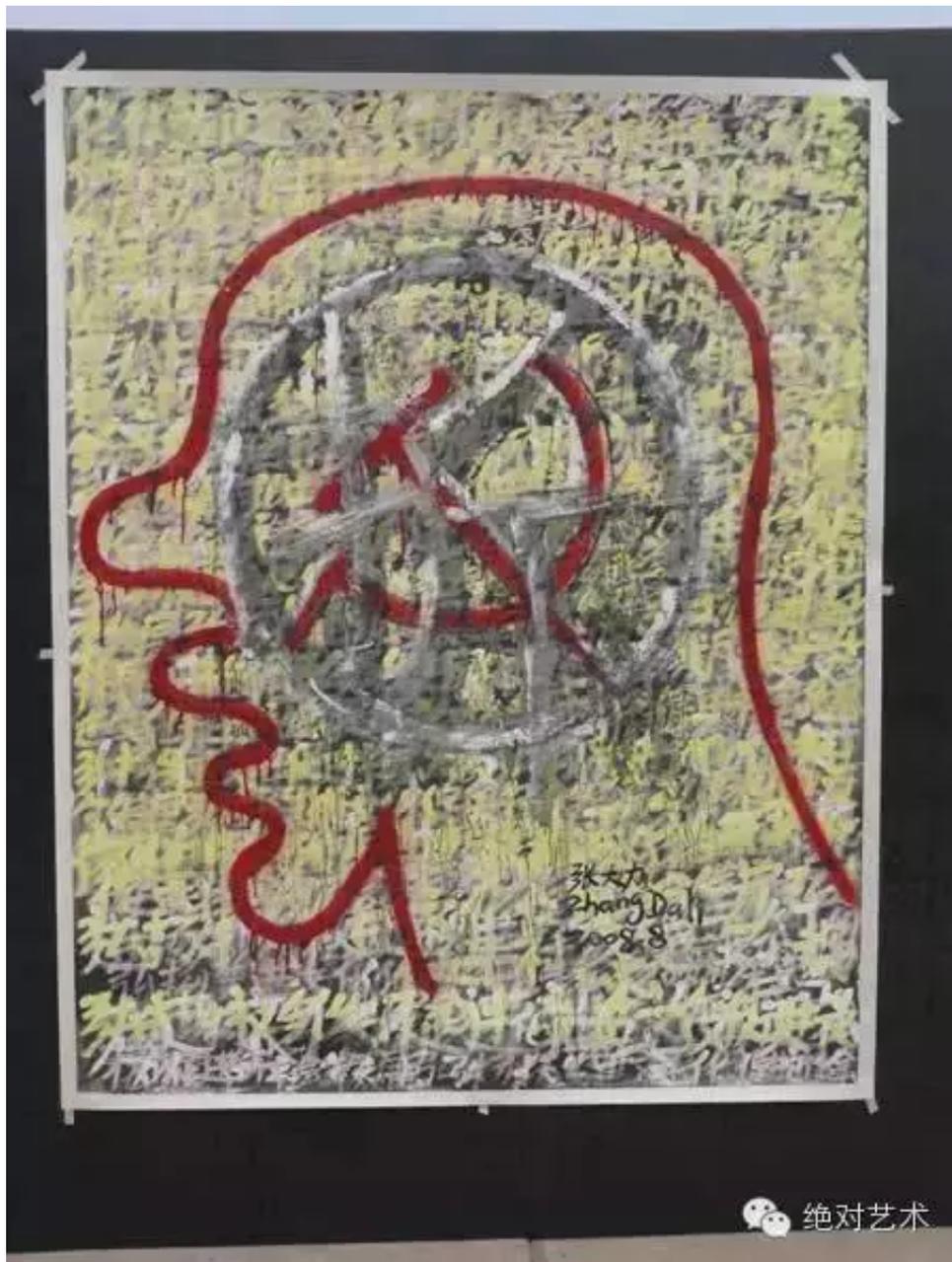
回到我的作品，我是用很多种形式不同的办法表现这样一种思想的脉络，比如说我用档案、雕塑、绘画，然后我用行为或者是文字，我创作的所有东西，所有形式，最后都表现出一种思想，就是批判现实，对中国当下的一种关心。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画匠。当然我不反对在艺术学院里学完了靠这个生活，但我觉得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作为半个知识分子，有责任，有担当，在三万六千五百天要做出一些事情，这样你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就会有感而发。批判现实主义是我的主线，我把我内心的思考和想法，包括我看的书，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能看到问题，他会产生想法或者是有一种感动。



▲ 《N.56 一百个中国人》玻璃钢 170×50×30cm 2001-2002年



▲ 《种族》玻璃钢 2005.6



▲ 《N.3,水墨拆》 151X189cm 2008



▲ 《口号 -11》 182X223cm,2007-12

绝对艺术



▲ 《马上飞》 铜，235X60X218cm,2007-5



Civil War Generals, c. 1865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world's first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photojournalist, Matthew Brady was also one of the medium's most accomplished manipulators. In this group portrait of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and his top officers, he added one figure. For the record, the men are, standing, from left: Oliver Otis Howard, William Babcock Hazen, Jefferson Columbus Davis and Joseph Anthony Mower; seated, from left: John Alexander Logan, Sherman, Henry Warner Slocum and Francis P. Blair.



The Original Image

张大力 2010.10.23 绝对艺术

▲ 《视觉机器》2010年10月 Visual Machine 尺寸45.3X36.7cm

► 以上内容为文章节选，预知详情，敬请期待《绝对艺术》杂志创刊号！

来源：绝对艺术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END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art absolute

长按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绝对艺术》杂志官方微信

微信号：absolute_art



杂志致力于对当代艺术的学术研究和专业资讯的整合及梳理，联合国内外最权威的艺术理论家、艺术家、投资人及艺术机构等，对当下最新锐和热点的现象及事件进行严肃而公正的记录和报道，我们努力排除商业干扰，力求打造一本权威、公正、有态度的视觉大刊。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